

五燈會元

十八

五燈會元卷第十八

臨濟宗

南嶽下十三世下

雲居祐禪師法嗣

智海智清禪師

不列章次

羅漢系南禪師

慈雲彥隆禪師

子陵自瑜禪師

景福省悅禪師

白藻清儼禪師

寶相元禪師

永豐慧日庵主

南峰永程禪師

大瀉秀禪師法嗣

大瀉祖璿禪師

福嚴文演禪師

南臺允恭禪師

黃檗慧照禪師法嗣

昭竟純白禪師

祐聖客禪師法嗣

道林了一禪師

不列章次

開元琦禪師法嗣

薦福道英禪師

尊勝有朋講師

仰山偉禪師法嗣

龍王善隨禪師

黃檗求泰禪師

慧日明禪師

福嚴感禪師法嗣

育王法達禪師

雲蓋智禪師法嗣

道場法如禪師

寶壽寂樂禪師

石佛慧明禪師

府

玄沙文禪師法嗣

廣慧達杲禪師

建隆慶禪師法嗣

泗州用元禪師

報本元禪師法嗣

永安元正禪師

隆慶閑禪師法嗣

安化聞一禪師

三祖宗禪師法嗣

光孝惟爽禪師

泐潭英禪師法嗣

法輪齊添禪師

保寧禪師法嗣

一八五 五十一八

育三淨曇禪師

五祖常禪師法嗣

壽聖楚清禪師

黃龍肅禪師法嗣

百丈維古禪師

石霜琳禪師法嗣

靜照庵什庵主

華光恭禪師法嗣

萬壽念禪師

上藍順禪師法嗣

叅政蘇轍居士

南嶽下十四世

黃龍新禪師法嗣

慧明雲禪師

真如戒香禪師

月珠祖鑑禪師

正

禾山慧方禪師

上封祖秀禪師

九頂惠泉禪師

性空妙普庵主

鍾山道隆首座

揚州齊謚首座

空室智通道人

黃龍清禪師法嗣

上封本才禪師

黃龍德逢禪師

法輪應端禪師

長靈守卓禪師

博山子經禪師

百丈以棲禪師

光孝曇清禪師

光孝德週禪師

寺丞戴道純居士

泐潭清禪師法嗣

黃龍道震禪師

萬年法一禪師

雪峰慧空禪師

育王普崇禪師

五月十八

臨濟

三

善原心禪師法嗣

梁山權禪師

正法希明禪師

嶽山祖庵主

夾山純禪師法嗣

欽山普初禪師

泐潭乾禪師法嗣

勝因咸靜禪師

雪峰有需禪師

天童普交禪師

圓通道旻禪師

龍牙宗密禪師

東禪從密禪師

二靈知和庵主

開先瑛禪師法嗣

慈氏瑞仙禪師

大瀉海評禪師

圓通僊禪師法嗣

宗

山

川

淨光了威禪師

明招文慧禪師

浮山法真禪師

祥符立禪師自慧禪師至此不列章次

象田卿禪師法嗣

雪竇持禪師

石佛益禪師

褒親瑞禪師法嗣

壽寧道完禪師

兜率悅禪師法嗣

疎山了常禪師

兜率慧照禪師

丞相張商英居士

法雲杲禪師法嗣

洞山辯禪師

慧海儀禪師

西蜀鑾禪師

洞澶三禪師法嗣

五灯十八

世宗 四

雲巖天游禪師

三角智堯禪師

慧日雅禪師法嗣

九仙法清禪師

覺海法因庵主

洞山言禪師法嗣

洞山擇言禪師

文殊能禪師法嗣

德山瓊禪師

智海清禪師法嗣

四祖仲宣禪師

軋峰慧圓禪師

大瀉璿禪師法嗣

中巖蘊能禪師

雲頂宗印禪師

昭覺白禪師法嗣

信相宗顯禪師

春

道林一禪師法嗣

大瀉智禪師

南嶽下十五世

上封秀禪師法嗣

文定胡安國居士

上封才禪師法嗣

普賢元素禪師

鼓山僧洵禪師

鼓山祖珍禪師

黃龍逢禪師法嗣

薦福擇崇禪師

長靈卓禪師法嗣

育王介謚禪師

道場慧琳禪師

道場立慧禪師

顯寧圓智禪師

烏回長範禪師

本寂文觀禪師

黃龍震禪師法嗣

德山慧初禪師

萬年一禪師法嗣

報恩法常首座

嶽山祖庵主法嗣

延慶叔禪師

勝因靜禪師法嗣

萬壽普信禪師

慧日興道禪師

光孝果懃禪師

雪峰需禪師法嗣

雪峰慧忠禪師

天童交禪師法嗣

禪

寺

蓬萊洞禪師

圓通旻禪師法嗣

圓通守慧禪師

黃龍觀禪師

左丞范冲居士

樞密吳居厚居士

諫議彭汝霖居士

中丞盧航居士

左司都貺居士

明招慧禪師法嗣

宣秘禮禪師

浮山真禪師法嗣

靈巖徽禪師

祥符立禪師法嗣

報慈淳禪師

靈巖游禪師法嗣

五十八

非

六

徑山智策禪師

信相顯禪師法嗣

金繩文禪師

南嶽下十六世

育王湛禪師法嗣

萬年曇賁禪師

天童了朴禪師

西巖宗回禪師

高麗坦然國師

龍華本禪師

道場琳禪師法嗣

東山吉禪師

道場慧禪師法嗣

靈隱道區禪師

光孝敏禪師法嗣

付

物

光孝初首座

南嶽下十七世

萬年賁禪師法嗣

龍鳴賢禪師

大瀉鑑禪師

南嶽下十三世下

雲居祐禪師法嗣

廬山羅漢院系南禪師汀州張氏子上堂禪石禪道不道三寸舌頭胡亂掃昨夜日輪飄桂花今朝月窟生芝草呵呵萬兩黃金無處討一句絕思量諸法不相到師臨示寂陞座告眾曰羅漢今日倒騎鐵馬逆上一須彌踏破虛空不留朕迹乃歸方丈趺趺而逝

潭州慈雲峯隆興禪師上堂舉玄沙示眾曰盡大地都來是一顆明珠時有僧問既是一顆明珠學人為甚不識沙曰全體是明珠

四三二

五十一八

七

更教誰識曰雖然全體是爭奈學人不識沙曰問取你眼曰諸禪德這箇公案喚作嚼飯餞小兒把手更與杖還會麼若未

會須是扣己而索且要真實不得信口掠虛徒自虛生浪死

郢州子陵山自瑜禪師僧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赤脚跣泥冷似冰曰未審意旨如何師曰休要拖泥帶水問泗州大聖為甚

麼揚州出現師曰業在其中曰意旨如何師曰隆尊就果曰謝和尚答話師曰賊是小人智過君子

隆興府東山景福省悅禪師上堂十二時中跛跛挈挈且與麼過大眾利害在甚麼處良久曰聽諸方斷看擊禪牀下座

亳州白蕩清儼禪師信州人僧問揚廣失橐駝到處無人見未審是甚麼人得見師以拂子約曰退後退後妨他別人所問曰畢竟落在甚麼處師曰可煞不識好惡便打

台州歸元禪師僧問一切諸佛及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提皆從此經出如何是此經曰長時誦不停非義亦非聲
如何受持之曰若欲受持者應須用眼聽

信州永豐慧日庵主本郡丘氏子壯歲出家於明心寺得度自
機契雲居熟游湘漢暨歸永豐或處巖谷或居鄴市令鄉民稱
丘師伯凡有所問以莫曉答之忽語邑人曰吾明日行脚去汝
等可來相送於是賫路者畢集師笑不已衆問其故即書偈曰
丘師伯莫曉寂寂明皎皎日午打三更誰人打得了投筆而逝
泉州南峰永程禪師示衆始自雞峰續煇少室流芳大布慈雲
宏開慧日教分三藏直指一心或全提而棒喝齊施或縱奪而
賓主互設或金剛按劍或師子翻身或照用雷奔或機鋒電掣
無非剪除邪妄開廓玄微直下明宗到真實地諸仁者到此方
許一線道與你商量苟或未然盡是依師作解無有是處
大瀉禪師法嗣

潭州大瀉祖瑋禪師福州吳氏子僧問如何是瀉山家感師曰
竹有上下節松無今古青曰未審其中飲噉何物師曰飢餐相
公玉粒飯渴點衲連倉前茶上堂道無定亂法離見知三句相
投都無定義自古龍門無宿客至今鳥道絕行蹤欲會箇中端
的意火裏蚶蜆吞大蟲咄上堂雨下堦頭濕晴乾水不流鳥巢
滄海底魚躍石山頭衆中大有商量前頭兩句是平書語後頭
兩句是格外談若如是會祇見石磊磊不見玉落落若見玉落
落方知道寬廓嘆

南嶽福嚴文演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當面便唾

南嶽南臺允恭禪師開堂日上堂稀逢難遇正在此時何謂釋
迦已滅彌勒未生拈拂子曰正當今日佛法盡在這箇拂子頭
上放行把住一切臨時放行也風行草偃石磔生光拾得寒山
點頭地掌把住也水洩不通金生色德山臨濟飲氣吞聲

博淵錄

甲子乙丑海中金
丙寅丁卯海中火
戊辰己巳大林木
庚午辛未路傍土
壬申癸酉劍鋒金

瑪瑙瓶
琉璃瓶
琥珀瓶
水晶瓶
珊瑚瓶
瑪瑙瓶
琉璃瓶
琥珀瓶
水晶瓶
珊瑚瓶

恁麼時改行即是。又曰後五日看。

黃壁勝禪師法嗣
成都府昭覺純白紹覺禪師上堂寒便向火熱即搖扇飢時喫飯困來打眠所以趙州庭前柏香巖嶺後松栽來無別用祇要引清風且道畢竟事作麼生甲子乙丑海中金丙寅丁卯鑪中火

開元琦禪師法嗣

饒州薦福道英禪師僧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琉璃瓶貯花曰出世後如何師曰瑪瑙鉢盛果曰未審和尚今日是同是別師曰趨倒瓶拽倒鉢上堂據道而論語也不得默也不得直饒語默兩忘亦沒交涉何故句中無路意在句中無意無不意非計較之所及若是劈頭點一點頂門豁然眼開者於此却有疾速分若低頭向意根下尋思卒摸索不著是知萬法無根欲窮

五十一

五十八

九

九

九

者銷一源絕迹欲返者迷看他古佛光明先德風彩一一從無欲無依中發現或時孤峻峭拔竟不可構或時含融混會了無所睹終不椿定一處亦不繫係兩頭無是無不是無非無不非得亦無所得失亦無所失不曾隔越纖毫不曾移易然髮明明古路不屬玄微覲面擊來瞥然便過不居正位豈落邪途不踰大方那趨小徑騰騰兀兀何住何為回首不逢觸目無對一念普觀廓然空寂此之宗要千聖不傳直下了知當處超越是知赤灑灑處恁麼即易明歷歷處恁麼還難不用沾黏點染直須剝脫屏除若是本分手脚放去無收不來底一一放光現瑞一一削跡絕蹤機上了不停語中無可露徹底攪不渾通身撲不碎且道畢竟是箇甚麼得恁麼靈通得恁麼奇特得恁麼堅確諸仁者休文識渠面孔不用安渠名字亦莫覓渠所在何故渠無所在渠無名字渠無面孔起一念追求如微塵許便隔一

生五上更擬管帶思惟益見紛世取難不如長時放教自由
在要發但一要住便住即天然非天然即如非如即湛寂
非湛寂即敗壞非敗壞無生戀無死畏無佛求無魔怖不與苦
提會不與煩惱俱不受一法不嫌一法無在無不在非離非不
離若能如是見得釋迦自釋迦達磨自達磨于我甚麼恠麼
說話衲僧門下推勘將來布裙芒屨不免捺他些些泥水豈况
汝等諸人更道這箇是平實語句這箇是差別門庭這箇是關
挨巴鼻這箇是道眼根塵迥相教習如七家村裏傳口人相似
有甚交涉無事珍重

泉州尊勝有朋講師本郡蔣氏子卅歲試經中選下髮多歷教
肆嘗疏楞嚴維摩等經學者宗之每疑祖師直指之道故多與
禪衲游一日謁開元跡未及闔心忽領悟元出遂問座主來作
甚麼師曰不敢貴耳賤目元曰老老大大何必如是師曰自是

五十二

五十一八

臨濟

一

者不長元曰朝看半嚴夜讀般若則不問如何是當今一句師
曰日輪正當午元曰閑言語更道來師曰平生仗忠信今日任
風波然雖如是秬如和尚恣麼道有甚交涉須要新戒草鞋穿
元曰這裏且放你過忽遇逆磨問你作麼生道師便喝元曰這
座主今日見老僧氣衝牛斗師曰再犯不容元拊掌大笑

仰山偉禪師法嗣

潭州龍王山善隨禪師僧問如何是龍王境師曰水晶宮殿曰
如何是龍王如意寶珠師曰頂上髻中僧禮拜師曰莫道不如
意好

瑞州黃檗山祇園永泰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鐵
鑄就僧擬議師曰會麼僧禮拜師曰何不早如此

廬山慧日禪師上堂不用求心唯須息見三祖大師雖然回
避金剛珠不知已吞紅線慧又且不然不用求真并息見

騎牛兮入佛殿。牧笛一聲天。見稽首瞿曇。真箇黃回。
福嚴感禪師法嗣

慶元府育王法達寶鑑禪師。饒州余氏子。僧問。不落階級處。請師道。師曰。蠟人向火。曰。畢竟如何。師曰。薄處先穿。

雲蓋智禪師法嗣

安吉州道場法如禪師。衢州徐氏子。參雲蓋。悟汾陽。十智同真。話尋常。多說十智同真。故叢林號為如十。同也。水菴圓極。皆依之。圓極嘗贊之曰。生鐵面皮。難湊泊。等閑舉步。動乾坤。戲拈十智同真話。不負黃龍嫡骨孫。上堂。知見立知。即無明本。知見無見。斯即涅槃。無漏真淨。云何是中。更容他物。釋迦老子。和身放倒。後代兒孫。如何接續。要買麻通玄。不是人間世。滿目青山何處尋。

福州寶壽最樂禪師。古田人也。上堂。諸佛不真實。說法度羣生。

四七一

五灯十八

臨濟

十一

菩薩有智慧。見性不分明。白雲無心意。灑為世間雨。上地不令情能長。諸草木。若也會得。猶存知解。若也不會。墮在無記。去此二途。如何。即是海闊難藏月。山深分外寒。

紹興府石佛慧明解空禪師。僧問。如何是寶相境。師曰。三生鑿成。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一佛二菩薩。

玄沙文禪師法嗣

福州廣慧達果禪師。上堂。佛為無心悟。心因有佛迷。佛心清淨。處雲外。野猿啼。

建隆慶禪師法嗣

平江府泗洲用元禪師。一日問建隆曰。臨濟在黃檗。三回問佛。法大意。三回被打。意旨如何。語猶未了。被打一拂子。師頓領宗旨。開堂日。曾問四衆雲。臻請師說法。師曰。有眼無耳。及六月火邊坐。口一白截流。萬機頓息。而曰。聽事不真。喚鐘作甕。問朝參。

暮請心得甚麼邊事師曰抵你歇去曰早知燈是火飯熟已
多時師曰你鼻孔因甚麼著拄杖子穿却曰拗曲作直又爭得
師曰且教出氣上堂一三三四五火裏蜘蛛吞却虎六七八九
十水底泥牛波上立一日一夜雨霖霖無孔鐵錘灑不入灑不
入著底急百川洶湧須彌岌八臂那吒撞出來稽首讚歎道難
及喚上堂橫按拄杖顧視大眾曰今日平地上喫交便下座
報本元禪師法嗣

平江府承天永安元正傳燈禪師鄞州鄭氏子上堂天人羣生
類皆承此恩力大衆有一人道我不承佛恩力不居三界不屬
五行祖師不敢定當先佛不敢安名你且道是箇甚麼人良久
曰倚石巖前燒鐵鉢就松枝上挂銅瓶

隆慶開禪師法嗣

潭州安化啓寧閣一禪師上堂拈花微笑虛勞力立齊腰枉

五十八

五十八

臨濟

十二

用功爭似老盧無用處却傳衣鉢振真風大衆且道那箇是老
盧傳底衣鉢莫是大庾嶺頭提不起底麼且莫錯認定盤星以
拂子擊禪牀下座

三祖宗禪師法嗣

寧國府光孝惟爽禪師上堂今朝六月旦一年已過半報叅
玄人識取孃生面孃生面薦不薦鷲鷲飛入碧波中抖擻一團
銀繡線

泐潭英禪師法嗣

南嶽法輪齊添禪師僧問學人上來乞師指示師曰汝適來聞
鼓聲麼曰聞師曰還我話頭來僧禮拜師曰令人疑著上堂喝
一喝曰師子哮吼又喝一喝曰象王嘖呻又喝一喝曰狂狗趁
塊又喝一喝曰鰲跳不出斗乃曰此四喝有一喝堪與祖佛為
師明眼衲僧試請揀看若揀不出大似日中迷路上堂良久曰

性靜情逸。乃喝一喝曰。心動。被遂顧左右曰。守真志滿。拄杖曰。逐物意移。驀召大眾曰。見怪不怪。其怪自壞。靠拄杖便下座。

泉州慧明雲禪師。僧問。般若海中。如何爲人。師曰。雲開銀漢迥。曰。畢竟如何。師曰。棒頭見血。問。毗婆尸佛。早留心。直至如今。不得妙意。旨如何。師曰。醜拙不堪當。

保寧璣禪師法嗣

慶元府育王無竭淨曇禪師。嘉禾人也。晚歸錢塘之法慧。一日上堂。本自深山。卧白雲。偶然來此。寄閑身。莫來問我。道我是喫飯。倚屎人。紹興丙寅夏。辭朝貴。歸付院事。四衆擁。師揮扇。久之。書偈曰。這漢從來沒縫罅。五十六年成話霸。今朝死去見閻王。劔樹刀山得人怕。遂打一圓相曰。嘎。一任諸方鑽龜打瓦。收足而化。火後。認利如。霰門人持骨歸。阿育王山建塔。

台州真如戒香禪師。興化林氏子。上堂。孟冬。改旦。曉天寒。葉落。歸根露。遠山不是見。聞生滅法。當頭莫作見聞看。

五祖常禪師法嗣

蘄州南烏崖壽聖楚清禪師。僧問。亡僧遷化。向甚麼處去。師曰。靈峰水急。曰。恁麼則不生也。師曰。蒼天蒼天。

黃龍肅禪師法嗣

瑞州百丈維古禪師。上堂。大眾集定。拈拄杖示衆曰。多虛不如少實。卓一下便起。

嘉定府月珠祖鑑禪師。僧請筆師語要。師曰。達磨西來。單傳心印。曹溪六祖。不識一字。今日諸方。出世語句。如山重增。編系乃拍禪牀曰。於斯薦得。猶是鈍根。若也未然。白雲深處。從君卧。切忌寒猿中夜啼。

石霜琳禪師法嗣

鼎州德山靜照庵什庵主僧問如何是庵中主師曰從來不相許僧擬議師曰會即便會本來底不得安名著字僧擬開口師便打出師室中常以拂子示眾曰喚作拂子依前不是不喚作拂子特地不識汝喚作甚麼因僧請益師頌答之曰我有一柄拂子用處別無調度有時挂在松枝任他頭垂角露

華光恭禪師法嗣

郴州萬壽念禪師僧問龍華勝會肇啓茲晨未審彌勒世尊現居何處師曰猪肉案頭曰既是彌勒世尊爲甚麼却在猪肉案頭師曰不是弄潮人休入洪波裏曰畢竟事又且如何師曰香人不繫腰歲旦上堂往復無際動靜一源含有德以還空越無私而迥出昔日今日日照無兩明昔日風今日風鼓無兩動昔日雨今日雨澤無兩潤於其中間覓去來相而不可得何故自他心起起處無蹤自我心忘忘無滅迹大衆若向這裏會去

五三三

五十一八

臨濟

十四

與天地而同根共萬物爲一體若也未明山僧爲你重重領出元正一古佛家風從此出不勞向上用工夫歷劫何曾異今日元正二寂寥冷淡無滋味趙州相喚喫茶來剔起眉毛須瞥地元正三上來稽首各和南若問香山山裏事靈源一派碧如藍遂喝一喝下座

上藍順禪師法嗣

叅政蘇轍居士字子由元豐三年以睢陽從事左遷瑞州推官之任是時洪州上藍順禪師與其父文安先生有契因往訪焉相得歡甚公咨以心法順示搐鼻因緣已而有省作偈呈曰中年聞道覺前非邂逅相逢老順師搐鼻徑叅真面目掉舌不受別甜銚枯藤破衲公何事白酒青鹽我是誰慚愧東軒殘月上一杯甘露滑如飴

南嶽下十四世

黃龍新禪師法嗣

凡禮記曰數方凡
合目去己之大圭角
與元人小合也必凡
合者君子焉道
不遠人也

吉州禾山超宗慧方禪師上堂舉拂子曰看看祇這箇在臨濟
則照用齊行在雲門則理事俱備在曹洞則偏正叶通在潞山
則暗機圓合在法眼則何止唯心然五家宗派門庭施設不
無直饒辨得調儻分明去猶是光影邊事若要抵敵生死則霄
壤有隔且超越生死一句作麼生道良父曰泊合錯下注脚

臨安府崇覺空禪師姑孰人也上堂十方無壁落四面亦無門
淨裸裸赤灑灑沒可把遂舉拂子曰灌溪老漢向十字街頭逞
風流賣惺惺道我解穿真珠解玉版過亂絲卷筒綰酒肆
瓦合輿臺虎穴魔宮那吒忿怒過文王典禮樂逢桀紂逞干戈
今日被崇覺劇弄一場懔懔師頌野狐話曰含血喫肉先汚其
口百丈野狐失頭征走驀地喚回打箇筋斗

二十四

五月十八

臨濟

十一

祝

牛依舊卧煙沙德家鞭影重拈出擊拂子曰一念回心便到家
遂喝一喝下座

嘉定府九頂寂惺惠泉禪師僧問心迷法華轉心悟轉法華未
審意旨如何師曰風暖鳥聲碎日高華影重上堂昔日雲門有
三句謂函蓋乾坤句截斷衆流句隨波逐浪句九頂今日亦有
三句所謂飢來喫飯句寒即向火句困來打睡句若以佛法而
論則九頂望雲門直立下風若以世諦而論則雲門望九頂直
立下風二語相違且如何是九頂為人處

嘉興府華亭性空妙普庵主漢州人久依死心獲證乃抵秀水
追船子遺風結茅青龍之野吹鐵笛以自娛多賦詠得之者必
珍藏其山居曰心法雙忘猶隔妄色塵不二尚餘塵百鳥不來
春又過不知誰是住菴人又警衆曰學道猶如守禁城豈防六
賊夜惺惺中軍主將能行公不動干戈致太平又曰不耕而食

不蠶衣物外清閑適聖時未透祖師關挨子也須存意者便上
又曰十二時中莫任工窮來窮去到無窮直須洞徹無窮底踏
倒須彌第一峰建炎初徐明焮道經烏鎮肆殺戮民多逃亡師
獨荷策而往賊見其偉異疑必詭伏者問其來師曰吾禪者欲
抵密印寺賊怒欲斬之師曰大丈夫要頭便斫取奚以怒為吾
死必矣願得一飯以為送終賊奉肉食師如常齋出生畢乃曰
孰當為我文之以祭賊笑而不答師索筆大書曰嗚呼惟靈
我以生則大塊之過役我以壽則陰陽之失之我以貧則五行
不正困我以命則時日不吉吁哉至哉賴有出塵之首悟我之
性與其妙心則其妙心孰與為隣上同諸佛之真化下合凡夫
之無明纖塵不動本自圓成妙矣哉妙矣哉日月未足以為明
軋坤未足以為大磊磊落落無罣礙六十餘年和光混俗四
十二臘逍遙自在逢人則喜見佛不拜笑矣乎笑矣乎可惜少

年郎風流太光彩坦然歸去什春風體似虛空終不壞尚享遂
舉筋飴餐賊徒大笑食罷復曰劫數既遭離亂我是快活烈漢
如今正好乘時便請一刀兩段乃大呼斬賊方駭異稽首謝
過令衛而出烏鎮之廬舍免焚實師之惠也道俗聞之愈敬有
僧睹師見佛不拜歌逆問曰既見佛為甚麼不拜師掌之曰會
麼云不會師又掌曰家無二主紹興庚申冬造大盆穴而塞之
修書寄雪竇持禪師曰吾將水葬矣壬戌歲持至見其尚存
偈嘲之曰咄哉老性空剛要餒魚鼈去不索性去祇管向人說
師閱偈笑曰待兄來證明耳令徧告四眾眾集師為說法要仍
說偈曰坐脫立亡不若水葬一窆柴燒二省開壙撒手便行不
妨快暢誰是知音船子和尚高風難繼百千年一曲漁歌少人
唱遂般坐盆中順潮而下眾皆隨至海濱望欲斷目師取塞岸
水而回眾擁觀水無所入徧乘流而往唱曰船子當年返故鄉

籊籊于縛也棒也所以結緣也下文作僧信書三形同錄六及前此僧書也言物有定價則買者木

沒蹤跡處妙難量真風徧竒知音者鐵笛橫吹作散場其笛
嗚咽頃於蒼苔間見以笛擲空而沒眾號慕圖像事之後三日
於沙上趺坐如生道俗爭往迎歸留五日閣維設利大如救者
莫計二鶴徘徊空中火盡始去眾奉設利靈骨建塔于青龍
巖州鍾山道隆首座桐廬董氏子於鍾山寺得度自游方所至
耆衲皆推重晚抵黃龍死心延為座元心順世遂歸隱鍾山慕
陳尊宿高世之風掩關不事事日警數籊籊自適人無識者手
穿一襪凡有禪者至提以示之曰老僧這襪者三十年了也有
寺僧戲問如何是無諍三昧師便掌 籊籊或縛切收絲
揚州齊諡首座本郡人也死心稱為飽叅諸儒屢以名山致之
不可後示化於潭之谷山異跡頗眾門人嘗繪其像請蒼為書
曰箇漢灰頭土面尋常不欲露現而今寫出人前大似虛空者
箭怨怨可惜人間二尺綸

五九

五十八

此齊

十一

空空道人智通者龍圖元珣女也幼聰慧長歸丞相蘇頌之孫
慄未幾厭世相還家求祝髮父難之遂清修因看法界觀頰有
省連作二偈見意一曰浩浩塵中體一如縱橫交互印毗盧全
波是水波非水全水或波水自殊次日物我元無異森羅鏡像
同明明超主伴了了徹真空一體合多法交參帝網中重重無
盡處動靜悉圓通後父母俱亡兄消領分寧尉通偕行聞死心
名重往謁之心見知其所便問常啼菩薩賣却心肝教誰為
般若通曰你若無心我也休又問一雨所滋根苗有異無陰陽
地上生箇甚麼通曰一華五葉復問十二時中向其麼處安身
立命通曰和尚惜取眉毛好心打曰這婦女亂作次第通禮拜
心然之於是道聲籍其政和間居金陵嘗設浴於保寧揭榜于
門曰一物也無洗箇甚麼纖塵若有起身何來道取一句于玄
乃可太家浴古靈祗解拍背開士何曾明心欲證離垢地

須是通身汗出盡道水能以垢焉知水亦是塵直饒水垢頓
到此亦須洗却後爲尼名惟以挂錫姑蘇之西竺緇白日夕師
問得其道者頗衆俄示疾書偈趺坐而終有明心錄行於世
黃龍清禪師法嗣

潭州上封佛心才禪師福州姚氏子幼得度受具遊方至大中
依海印隆禪師見老宿達道者看經至一毛頭師子百億毛頭
一時現師指問曰一毛頭師子作麼生得百億毛頭一時現
曰汝乍入叢林豈可便理會許事師因疑之遂發心領淨頭職
一夕汎掃次印適夜叅至則遇結座擲拄杖曰了即毛端吞三
海始知大地一微塵師豁然有省及出閩造豫章黃龍山與死
心機不契乃叅靈源凡入室出必揮淚自訟曰此事我見得甚
分明祇是臨機吐不出苦爲奈何靈源知師勤篤告以須是木
徹方得自在也未幾窺朝鄰案僧讀曹洞廣錄至樂山採薪歸

有僧問甚麼處來山曰討柴來僧指腰下刀曰嗚剝剝是箇甚
麼山拔刀作斫勢師忽然撼鄰案僧一掌揭簾趨出衝口說
偈曰徹徹大海乾枯虛空迸裂四方八百絕遮攔萬象森羅齊
漏泄後分座於真乘應上封之命婁遷名刹住乾元日開堂示
衆曰百千三昧明無量福德藏放行也如開武庫錯落交輝批
住也似雪覆蘆花通身莫辨使見之者撩起便行聞之者單刀
直入箇箇具頂門正眼人人懸肘後靈符掃佛祖見知作叢林
殃害憶得寶壽開堂日三聖推出一箇寶壽便打三聖云與麼
爲人瞎却鎮州一城人眼去在且如乾元今日開堂或有僧出
來山僧亦打不唯此話大行且要開却福州一城人眼去何也
劔爲不平離寶匣藥因救病出金瓶上堂達磨未來東土已前
人人懷媚水之珠箇箇抱荆山之璞可謂壁立千仞及乎二祖
禮却三拜之後一一南詢語交北禮文殊如不丈夫或有一等

半箇不求諸聖不重己靈正為單鎗投虛罟刃不妨慶快平生
如今有麼自是不歸歸兩得五湖煙景有誰爭上堂宗乘提唱
妙絕名言一句該通乾坤函養直似首羅正眼豎亞面門又如
圓。三點橫該法界乃卓拄杖曰向這一點下明得出身猶可
易脫體道應難又卓拄杖曰向第二點下明得縱橫三界外隱
顯十方身又卓拄杖曰向第三點下明得魚龍鎖戶佛祖潛蹤
不然放過一著隨分有春色一枝三四花上堂一法有形該動
植百川湍激競朝宗昭琴不鼓雲天淡想像毗耶老病翁維摩
病則上卦病上卦病則拄杖子病拄杖子病則森羅萬象病森
羅萬象病則凡之與聖病諸人還覺病本起處麼若也覺去情
與無情同一體處處皆同真法界其或未然甜瓜徹蒂甜苦瓠
連根苦淨心作淨又作酒

隆興府黃龍德逢通照禪師郡之靖安胡氏子生有尾眉年十

五九六

五九六

卷之六

一六

七從上藍晉禪師落髮往依靈源即明深旨上堂舉夾山境話
師曰法眼徒有此語殊不知夾山老漢被這僧輕輕撥著直得
脚前脚後設使不作境話會未免猶在半途尾莫江切當作尾毛長也

潭州法輪應端禪師南昌徐氏子少依化度善月圓顯登具謁
真淨文禪師機不諧至雲居會靈源分座為衆激昂師扣其旨
然以妙入諸經自負源嘗痛割之師乃援馬祖百丈機語及華
嚴宗旨為表源笑曰馬祖百丈固錯矣而華嚴宗旨與箇事喜
沒交涉師憤然欲他往因請辭及揭簾忽大悟汗流浹背源見
乃曰是子識好惡矣馬祖百丈文殊普賢幾被汝帶累由此譽
望四馳名士夫爭挽應世皆不就政和末太師張公司成以百
丈堅命開法師不得已始從上三舉大隋劫火洞然話遂曰六
合傾翻磬面來暫披麻纒正埃因風吹火渾閑事引待遊人
不肯回壞不壞隨不隨徒心前見強針錐太湖三萬六千頃月

在波心。詭向誰。僧問如何。定賓中賓師曰。芒鞋竹杖走紅塵。曰。如何是賓中主。師曰。十字。 頌逢上祖曰。如何是主中賓。師曰。御馬金鞭混四民。曰。如何是主中主。師曰。金門誰敢擡眸覷。曰。賓主已蒙師指示。向上宗乘又若何。師曰。昨夜霜風刮地寒。老猿嶺上啼殘月。

東京天寧長靈守卓禪師。泉州莊氏子。上堂曰。三千劍客獨許莊周。為甚麼跳不出良醫之門。多病人。因甚麼不消一劄。已透關者。更請辨看。上堂。譬如眼根不自見眼。性自平等。無平等者。便恁麼去。無孔鐵錘。聊且安置。直得入林不動草。入水不動波。也是一期方便。若也離竹抽籬外。筭澗東華發澗西。紅更待勘過了。扛僧問。丹霞燒木佛。院主為甚麼眉鬚墮落。師曰。貓兒會上樹。曰。早知如是。終不如是。師曰。惜取眉毛。問如何是衲衣下事。師曰。天旱為民愁。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絕毫絕釐。曰。

出世後如何。師曰。填溝塞壑。曰。出與未出。相去幾何。師曰。人平不語水。平不流。上堂。平高就下。勾賊破家。截鐵斬釘。狐狸懸窟。總不恁麼。合作麼生。所以道。萬仞崖頭親撒手。須是其人。抵如香積國中持鉢。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切忌風吹別調中。上堂。釋迦掩室。過犯彌天。毗耶杜詞。自救不了。如何如何。口門太小。宣和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奄然示寂。闍維日。皇帝遣中使賜香。持金盤。求設利。麝香罷盤中。鏗然視之。五色者數顆。大如豆。使者持還。上見大悅。

信州博山無隱子。經禪師。歲旦上堂。和氣生枯栴。寒雲散遠郊。木人占吉兆。夜半露龜文。諸禪德。龜文露處。文彩已彰。便見一年十二月。月月如然。一日十二時。時時相似。到這裏。直似黃金之黃。白玉之白。自從曠土。未嘗異色。還見麼。其或未然。且徇張三通。節序從教。李四。發。蒼浪。

隆興府百丈以棲禪師與此人也。上堂摩騰入漢達磨來梁途
轍既成後代兒孫開眼。正是箇惺惺底終不向空裏採華
波中捉月謾勞心力。畢竟何處山僧今日。已是平地起骨堆諸
人行時各自著精彩看。

邵州光孝曇清禪師上堂殺父殺母佛前懺悔殺佛殺祖不消
懺悔為甚麼不消懺悔且得冤家解脫。

温州光孝德週禪師信州璩氏子於景德尊勝院染削問道有
年後至黃龍聞舉少林面壁頓悟述二偈以呈龍許之自爾名
流江浙上堂曰舉體露堂堂十方無罣礙千聖不能傳萬靈咸
頂戴擬欲共商量開口百雜碎如未開口已前作麼生咄上
堂回互不回互覷見沒可覷透出祖師關踏斷人天路阿呵呵
悟不悟落花流水知何處。週正作周

寺丞戴道純居士字字中咨扣靈源一日有省乃呈偈曰杳冥

五灯二八

非終

六一

源底全機處一片心化露印紋知是幾生曾供養時時微笑動
香雲。

泐潭清禪師法嗣

隆興府黃龍山堂道實禪師金陵趙氏子少依覺印英禪師為
童子英移居泗之普照適淑妃攝度童行師得圓具久之辭讓
丹霞溥禪師一日與論洞上宗旨師呈偈曰白雲深覆古寒岩
異草靈花彩鳳銜夜半天明日當午騎牛背面著靴衫溥器之
師自以為礙棄衣草堂一見契合日取藏經讀之一夕聞晚參
鼓步出經堂舉頭見月遂大悟亟趨方丈堂望見即為印可初
住曹山次遷廣壽黃龍上堂曰舉箇古人因緣問闍黎闍黎不
得作古會若作古會失却當面眼舉箇即今因緣問闍黎闍黎
不得作今會若作今會障。黎本來眼假饒不失不障非古
非今猶是藥病相治止啼。一。一。抵如透脫一句闍黎還道得也

無其道不得直待羅漢以談實相即向汝道上堂少林冷坐
門人各說異端大似衆象神光禮三拜依位而立達磨云
汝得吾髓這黑面婆羅門也未點地在上堂石人問枯椿
何時汝發華枯椿怒石人何得口吧吧石人呵呵笑枯椿吐異
葩紅霞輝玉象白玉環金沙借問通玄士何人不到家

台州萬年雪巢法一禪師太師襄陽郡王李公遵勉之玄孫也
世居開封祥符縣母夢一老僧至而產年十七試上座從祖仕
淮南欲官之不就將棄家事長蘆慈覺蹟禪師祖弗許母曰此
必宿世沙門願勿奪其志未幾慈覺沒大觀改元禮靈巖通照
願禪師祝髮登具依願十年迷悶不能入謁圓悟於蔣山悟曰
此法器也悟奉詔徙京師天寧師侍行靖康末謁草堂於疎
山一語之及大法頓明紹興七年泉守寶文劉公彥脩請居延
福後四遷巨刹上堂拈拄杖曰拄杖子有時作出水蛟龍萬里

雲煙不斷有時作踞地師子百年妖怪潛蹤有時心法兩忘照
體獨立有時照用同時主賓互用以拄杖畫曰延福門下總用
不着且道延福尋常用箇甚麼卓拄杖喝一喝下座上堂仰面
不見天低頭不見地占句觸髓前大海波濤沸退長蘆歸天台
萬年觀音院忽示微疾書偈曰今年七十五歸作庵中主珍重
觀世音泥蛇吞石虎入龕趺坐而逝

福州雪峰東山慧空禪師本郡陳氏子十四圓頂即游諸方徧
謁諸老晚契悟於草堂紹興癸酉開法雪峰受請日上堂曰俊
快底點著便行癡鈍底推挽不動便行則人人歡喜不動則箇
箇生嫌山僧而今轉此癡鈍爲俊快去也彈指一下曰從前推
挽不出而今出從前有院不主而今住從前嫌佛不做而今做
從前嫌法不說而今說山出住不住即且置敢問諸人做底
是真真沸空王佛耶然燈世釋迦佛耶彌勒佛耶說底又是

甚麼似本法邪無生法 一問法邪出世間法邪衆中莫有
道得底麼若道得山僧出 畢畢如或未然逢人不得錯舉喝
一喝下座上堂舉雲門示衆云我這箇帶累殺人師曰雲門尋
常氣宇如王作恁麼說話大似負恨一身多山僧即不然抵這
箇快活殺人何故太兩方歸屋裏坐業風吹又遶山行然雖如
是也是乞兒見小利且不傷物義一句作麼生道上堂一拳拳
倒黃鶴樓一趯趯翻鸚鵡洲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
流俊哉俊哉快活快活一似十七八歲狀元相似誰管你天誰
管你地心王不妄動六國一時通罷拈三尺劍休弄一張弓自
在自在快活快活恰似七八十老人作宰相相似風以時雨以
時五穀植萬民安豎起拄杖曰大衆這兩箇并山僧拄杖子共
作得一箇衲僧到雪峰門下但知隨例餐鑊子也得三文買草
鞋喝一喝卓拄杖下座僧問和尚未見草堂時如何師曰江南

五世

五世十八

臨濟

廿三

六

有曰見後如何師曰江北無

慶元府育王野堂普崇禪師本郡人也示衆舉巴陵和尚道不
是風動不是幡動不是風幡又向甚麼處着有又為祖師出氣
出來與巴陵相見雪竇和尚道風動幡動既是風幡又向甚麼
處着有又為巴陵出氣出來與雪竇相見師曰非風非幡無處
着是幡是風無着處遼天俊鶻悉迷蹤踞地金毛還失指阿呵
呵悟不悟令人轉憶謝三郎一絲獨釣寒江雨

青原信禪師法嗣

潭州梁山權禪師僧問大衆雲臻請師開示師曰天靜不知雲
去處地寒留得雪多時曰學人未曉玄言乞師再垂方便師曰
一重山後一重人

成都府正法希明禪師法

人也解制上堂林葉紛紛落乳坤

報早秋分明西祖意何用 也求若恁麼會得始信佛祖之道

本自平天大解脫門元無一罅彌綸宇宙徧寒虛空量不可窮
智不能測若也未明此旨達其源任是百劫薰功千生煉行
徒自疲苦了無交涉若深明止言洞達其源乃知動靜施為經
行坐卧頭頭合道念念朝宗祖不云乎迷生寂亂悟無好惡得
失是非一時放却如是則誰迷誰悟誰是誰非自是諸人獨生
異見觀大觀小執有執無己靈獨耀不肯承當心月孤圓自生
違背何異家中捨父衣內忘珠致使菩提路上荆棘成林解脫
空中迷雲蔽日山僧今日幸值衆僧自恣化主還山諸上善人
得得光訪不可絨默隨分爲藤曲爲今時少開方便也須是諸
人著眼各自諦觀若更執議尋思白雲萬里遂拈拄杖曰於斯
明得靈山一會儼在目前其或未然更待來晨分付

祖庵主見青原之後縛屋衡嶽間三十餘年人無知者偶遣與
作偈曰小鍋煮菜上蒸飯菜熟飯香人正飢一補飢瘡了無事
不從竟然于此山

五言

五灯十八

五言

大四

明朝這樣畫猫兒由是衲子拔榛扣之無盡張公力挽其開法
夾山純禪師法嗣

澧州欽山乳明普初禪師上堂良久曰舉揚宗旨上祝皇基
伏願祥雲與景星俱現醴泉與甘露雙呈君乃堯舜之君俗乃
成康之俗使林下野夫不覺成太平曲且作麼生是太平曲無
爲而爲神而化之灑德雨以霽霽鼓仁風而雍熙民如野鹿上
如標枝十八子知不知哩哩囉囉囉哩拍一拍下座

泐潭乳禪師法嗣

楚州勝因巖魚舫靜禪師本郡高氏子上堂游徧天下當得知寸
步不曾移履盡門庭家家竈底以煙不得所以有真地嶺履乘興
而行擊釣沈然任性而住丁故鄉田地好因綠熟處便爲家
今日信手拈來從前幾曾心不離舊時科段一回舉着一回

新明眼底管地便回未_正識取面目且道如何是本來面目
良父曰前臺花發後臺見一界鐘聲下界聞以拂子擊禪林下
座上堂舉世尊在摩竭陀國為眾說法是時將欲白晷乃謂阿
難曰諸大弟子人天四眾我常說法不生敬仰我今入因沙曰
室中坐夏九旬忽有又來問法之時汝代為我說一切法不生
一切法不滅言訖掩室而坐師召眾曰釋迦老子初成佛道之
時太都事不獲已纔方成箇保社便生退倦之心勝因當時若
見將釘釘却室門教他一生無出身之路免得後代兒孫遞相
做數不見道若不傳法度眾生是不名為報恩者擊拂子下座
後晦處連漪之天寧寺微疾書偈曰弄罷影戲七十一載更問
如何回來別賽置筆而逝

潭州龍牙宗密禪師豫章人僧問如何是佛師曰莫寐語問如
何是一切法師曰早落第二上堂大眾集師曰已是團圓不勞

五八

五十一

臨濟

六二

百

雕琢歸堂喫茶上堂休把庭華類此身庭華落後更逢春此身
一往知何處三界茫茫愁殺人

福州東禪祖鑑從密禪師汀州人也上堂開口不是禪合口不
是道踏步擬進前全身落荒草

慶元府天童普交禪師郡之萬齡畢氏子幼穎悟未冠得度在
南屏聽台教因為檀越修懺摩有問曰公之所懺罪為自懺邪
為他懺邪若自懺罪罪性何來若懺他罪他罪非汝烏能懺之
師不能對遂改服遊方造泐潭足纔踵門潭即呵之師擬問潭
即曳杖逐之一日忽呼師至丈室曰我有古人公案要與你商
量師擬進語潭遂唱師豁然領悟乃大笑潭下繩牀執師手曰
汝會佛法邪師便喝復拓荆潭人笑於是名聞四馳學者宗仰
後歸桑梓留天童關却淨者八年寺偶虛席郡僚命師開法
恐其遁預遣吏候于道故乃符辭受請日上堂曰咄哉黃面老

佛法付王臣林下無情客。三逼殺人莫有知。心底爲我免得。厥若無不免將錯就。頭便下坐師凡見僧來必叱曰。柳栗未擔。時爲汝說了也。且道說箇甚麼。拍手洗鉢拈扇張。趙州栢樹子靈雲見桃華。且擲放一邊。山僧無恁麼閑。唇吻與汝打葛藤。何不休歇去。拈拄杖逐之。宣和六年三月二十日。沐浴陞堂說偈。脫然示寂。偈曰。寶杖敲空觸處春。箇中消息特彌綸。昨宵風動寒巖冷。驚起泥牛耕白雲。壽七十七。臘五十八。

江州圓通道旻。圓機禪師。世稱古佛。興化蔡氏子。母夢吞摩尼寶珠。有孕生。五歲足不履口。不言。母抱遊西明寺。見佛像。遠地合爪稱南無佛。仍作禮。人大異之。及官學大梁。依景德寺德祥出家。試經得度。徧往參叢。皆染指親。瀉山喆禪師。最久。晚慕泐潭。往謁。潭見默器之。師陳歷叅所得。不蒙印可。潭舉世尋拈花迦葉。微笑語。以問。復不契。後侍潭行。次潭以拄杖架肩。長嘯。

六十一

五十一

臨濟

七六

曰。會麻師擬對。潭便打有頃。復拈草示之。曰。是甚麼師。亦擬對。潭遂唱。於是頓明大法。作拈華勢。乃曰。這回瞞。是上座。不得也。潭挽曰。更道。更道。師曰。南山起雲。北山下雨。即禮拜。潭首肯。後開法灌溪。次居圓通。以符道濟禪師之記。學者嚮臻。朝廷聞其道。會宰相復爲之請。錫以命服。與圓機號。上堂。諸佛出世。無法與人。祇是抽釘拔楔。除疑斷惑。學道之士。不可自誤。若有一疑。如芥子許。是汝真善知識。喝。一喝曰。是甚麼。切莫刺腦入膠盆。慶元府二靈。知和庵主。蘇臺玉峰張氏子。兒時嘗習坐垂堂。堂傾。父母意其必死。師瞑目自若。因使出家。年滿得度。趨謁泐潭。潭見。乃問。作甚麼。師擬對。潭便打。復喝曰。你喚甚麼。作禪師。驀領旨。即曰。禪無後無先。波澄大海。月印青天。又問。如何。是道。師曰。道紅塵浩浩。不用女排。平無欠少。潭然。次謁衡嶽辯禪師。辯尤器重。元符間。抵雷。嶺。峯栖雲。兩菴。逾二十年。嘗有偈。

曰竹篋二三升野水松蘿七八片閑雲道人活計祇如此單與
人間作見聞有志於道者多往見之僧至禮拜師曰近離甚處
曰天童師曰太白峰高多少俚云于斫額作望勢師曰猶有這
箇在曰却請庵主道師却作斫額勢僧擬議師便打師初偕天
童交禪師問道盟曰他日吾二人宜踞孤峰絕頂目視霄漢為
世外之人不可作今時籍名官府屈節下氣於人者後交夔盟
至則師竟不接正言陳公以請議師出山住二靈二十年間居
無長物唯二虎侍其右一日威於人以偈遣之宣和七年四月
十二日跌坐而逝正言陳公狀師行實及示疾異跡甚詳仍書
其像二虎侍之至今有焉

開先瑛禪師法嗣

紹興府慈氏瑞仙禪師本郡人年二十去家以試經披削習毗
尼因觀戒性如虛空持者為迷倒師謂戒者束身之法也何自

五打十八

五打十八

七

七

境法教曰二乘
境法教曰二乘
境法教曰二乘
境法教曰二乘
境法教曰二乘
境法教曰二乘
境法教曰二乘
境法教曰二乘
境法教曰二乘
境法教曰二乘

縛乎遂探台教又閱諸法不自生亦不從他生不共不無因是
故說無生疑曰又不自他不共不無因生畢竟從何而生即省
曰因緣所生空假二觀抑揚性海心佛衆生名異體同十境十
乘轉識成智不思議境智照方明非言詮所及棄謁諸方後至
投子廣鑑問鄉里甚處師曰兩浙東越鑑曰東越事作麼生師
曰秦望峰高鑑湖水闊鑑曰秦望峰與你自己是同是別師曰
西天梵語此土唐言鑑曰此猶是叢林祇對畢竟是同是別師
便唱鑑便打師曰恩大難酬便禮拜後歸里開法慈氏室中嘗
問僧三箇橐駝兩隻脚日行萬里越不著而今收在玉泉山不
許時人亂斟酌諸人向甚麼處與仙上座相見

潭州大瀉海評禪師上堂曰登諸一作舞露柱裏法身深沙神
惡發崑崙奴生嘖喝一喝曰一句合頭語萬劫墮迷津

圓通懷禪師法嗣

温州淨光了威佛日禪師。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一宿
二宿程千山萬山月。」意旨如何。師曰：「朝看東南暮看西北。」
向上更有事也。無師曰：「人心難測。」溪壑易填。問時如何。因緣即不
問。惠超佛話事如何。師曰：「波斯彎弓面轉黑。」意旨如何。師曰：「
穿過彌髓笑未休。」學人好好借問。師曰：「黃泉無邸店。今夜宿
誰家。」五代詩在禮部正郎店羅外

象田卿禪師法嗣

慶元府雪竇持禪師。郡之盧氏子。僧問：「中秋不見月時如何。」師
曰：「更待夜深看。」曰：「忽若黑雲未散。」又且如何。師曰：「爭怪得老僧
上堂悟心容易。」息心難息。得心源到處開。斗轉星移天欲曉。白
雲依舊覆青山。

紹興府石佛益禪師上堂。一葉落天下秋。一塵起大地收。一法
透萬法周。且道透那一法。遂喝曰：「切忌錯認驢鞍橋作阿爺。」
頷便下座。

褒親瑞禪師法嗣

安州應城壽寧道先禪師。僧問：「雲從虎未審和尚從箇
甚麼。」師曰：「一字空中畫。」曰：「得恁麼奇特。」師曰：「千手大悲提不起。
問十方國土中。唯有一乘法。如何是一乘法。」師曰：「斗量不盡曰
恁麼。則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師曰：「作麼生是悄然機。」僧舉
頭看。師舉起拂子。僧喝。一喝。師曰：「太好。悄然上堂。古人見此月。
今人見此月。此月鎮常在。古今人還別。若人心似月。碧潭光皎
潔。決定是心源。此說更無說。」咄。上堂。諸禪德。三冬生盡臘。月將
臨。三十夜。作麼生。禪準良父曰：「衣穿瘦骨露。屋破看星眠。」

兜率悅禪師法嗣

撫州疎山了常禪師。僧問：「如何是疎山為人底。」師曰：「懷中玉
尺。輕輕擲袖裏。金鎖穿。」上堂。等閑放下佛手。淹不住特地。

大地絕纖埃向者有疑猜處處頭頭見善點鏗下分明如得旨無限勞生眼即開

隆興府堯率慧照禪師南安郭六子上堂龍安山下道路縱橫堯率宮中樓閣重疊雖非天上不是人間到者安心全忘諸念善行者不移雙足善入者不動雙扉自能笑傲烟蘿誰管坐消歲月既然如是且道向上還有事也無良久曰莫教推落巖前石打破下方遮日雲上堂舉拂子曰端午龍安亦鼓撓青山雲裏得逍遙飢冷渴飲無窮樂誰愛爭先奪錦標却向乾地上划船高山頭起浪明推玉鼓暗展鐵旗一盞菖蒲茶數箇沙糖粽且殺取北鬱單越來與南閩浮提闢額看擊禪牀下座上堂堯率都無伎倆也數諸方榜樣五日一度陞堂起動許多龍象禪道佛法又無到此將何供養須知達磨西來分付一條拄杖乃拈起曰所以道你有拄杖子我與你拄杖子你無拄杖子我奪

列宿 首在軒端干
競渡權歌望湖天
綠柳深處鼓鼓
好又年三月湖
連日有劉北
音華像進流也

六一 五十一

臨濟

九九

片

你拄杖子且道那箇是賓句那箇是主句若斷得去即途中受用若斷不得且世諦流布乃拋下拄杖

劉公福切筆

丞相張商英居士字天覺號無盡年十九應舉入京道由向氏家向預夢神人報曰明日接相公凌晨公至向異之勞問勤映

肥他黃切厚也

乃曰秀才未娶當以女奉灑掃公謙辭再三向曰此行若不了當吾亦不爽前約後果及第乃娶之初任主簿因入僧寺見藏

經梵夾金字齋整乃佛然曰吾孔聖之書不如胡人之教人所仰重夜坐書院中研墨吮筆憑紙長吟中夜不眠向氏呼曰官

人夜深何不睡去公以前意白之正此著無佛論向應聲曰既

是無佛何論之有當須著有佛論始得公疑其言遂已之後訪

一同列見佛龕前經卷乃問曰此何書也同列曰維摩詰所說經公信手開卷閱至此病非地大亦不離地大處嘆曰胡人之語不能爾耶問此經幾卷同列曰三卷乃借歸閱次向氏問看何書

公維摩詰所說經。熟讀此經然後者無信論公。然
異其言。由是深信佛乘。心祖道元。祐六年。為江西漕首。謁東
林照覺總禪師。覺詰其所見。夢真已符合。乃印可。覺曰。吾有得
法弟子。住玉谿。乃慈古鏡也。亦可與語。公復因按部。過分寧。諸
禪逆之。公到先致敬。玉谿慈次及諸山。最後問堯率。悅禪師。悅
為人短小。公曾見龔德莊。說其聰明可人。乃曰。聞公善文章。悅
大笑曰。運使失却一隻眼了也。從悅臨濟九世孫。對運使論文。
章政如運使對從悅論禪也。公不然其語。乃強屈指曰。是九世
也。問玉谿去此多少。曰。三十里。曰。堯率。嚮曰。五里。公是夜乃至
堯率。悅先一夜夢。日輪昇天。被悅以手搏取。乃說與首座。曰。日
輪運轉之義。聞張運使非久過此。吾當深錐痛劄。若肯回頭。則
吾門幸事。座曰。今之士大夫受人取奉。慣心其惡。幾則生事也。
悅曰。正使煩惱。祇退得我院也。別無事。公與悅語。次稱賞東林。
悅未肯其說。公乃題寺後擬瀑軒詩。其略曰。不向廬山尋落處。
象王鼻孔謾遼天。意譏其不肯東林也。公與悅語。三夏深論。及
宗門事。悅曰。東林既印可。運使運使於佛祖言教。有少疑否。公
曰。有。悅曰。疑何等語。公曰。疑香巖獨脚頌。德山拓鉢語。悅曰。既
於此有疑。其餘安得無邪。祇如巖頭言末後句。是有邪。是無邪。
公曰。有。悅大笑。便歸。方丈閉却。明公一夜睡不穩。至五更下林。
觸翻溺器。乃太徹。猛省前話。遂有頌曰。鼓寂鐘沉拓鉢回。巖頭
一拶語如雷。果然祇得三年活。莫是遭他授記來。遂扣方丈門。
曰。某已捉得賊了。悅曰。賊在甚處。公無語。悅曰。都運且去。來日
相見。翌日公遂舉前頌。悅乃謂曰。參禪祇為命根。不斷依語。生
解如是之說。公已深悟。然至極微細處。使人不覺不覺。禪在區
宇。乃作頌證之。曰。等閑行處。步步皆如。雖居聲色。寧帶無一
心。與萬法非殊。休分。莫擇精麈。臨機不礙。焦物無不具。

非 蓋元聖皆降誰得 何親何疎 扭頭作尾 指實爲虛 翻
身魔界 轉脚邪塗 了無逆順 不犯工夫 公邀悅至建昌途中一
一 抵察有十頌叙其事 悅亦有一頌酬之 時元祐八年八月也
公一日謂大慧曰 余閱雪竇拈古至百丈 再參馬祖 因緣以大
治精金 應無變色 投卷嘆曰 靈如是 豈得有臨濟 今日耶 遂作
一頌曰 馬師一喝 大雄峰深 入觸體三日 聾黃檗聞之 驚吐舌
江西從此立宗 風後平禪師 致書云 素夏讀臨濟宗派 乃知居
士得大機大用 且求頌本 余作頌寄之 曰 吐舌耳聾 師已曉
曾 祇得哭蒼天 盤山會裏 攤筋斗到此 方知普化顛 諸方往往
以余聰明博記 少知余老師 自江西法窟來 必辨優劣 試爲老
夫 言之大慧曰 居士見處 與真淨死心合 公曰 何謂也 大慧舉
真淨頌曰 客情步步隨人轉 有大威光不能現 突然一喝 雙耳
聾 那吒眼開 黃檗面死 心拈曰 雲巖要問 雪竇既是 大治精金
五十一 五十八 臨濟 卅一 余戒

應無變色 爲甚麼却 二日月聾 諸人要知 麼從前汗馬 無人識
祇要重論 蓋代功公 拈几曰 不因公語 爭見真淨 死心用處 若
非二大老 難顯雪竇 馬師 公於宣和四年十一月 黎明口占
遺表 命子弟書之 俄取沈攬 門牕上 聲如雷震 衆視之 已薨矣
公有頌 古行于世 茲不復錄

法雲杲禪師法嗣

隨州洞山辯禪師 上堂 不是心 不是佛 不是物 鑽天鷄子 遼天
鶻不度火 不度水 不度爐 離弦箭發 沒回途 直饒會得 十分去
笑倒西來碧眼胡

東京慧海儀禪師 上堂 無相如來 示現身 破魔兵 衆絕纖塵 七
星斜映 風生處 四海還歸 舊主人 諸仁者 大迦葉 靈山會上 見
佛拈華 投機微笑 須菩提 聞佛說法 深解義趣 涕淚悲泣 且道
妙 別哭者 是不見首 只道橫流 總向東 超然八面 自玲瓏 萬

破沙場上一箭射鳥落碧空上堂舉瀉山坐次仰山問和尚百年後有人問先師法道如何祇對爲曰一粥一飯仰曰前面有人不肯又作麼生瀉曰作家師僧仰復禮拜瀉曰逢人不
得錯舉師曰自古及今多少人下語道嚴而不威恭而無禮橫
按拄杖豎起拳頭若祇恁麼却如何知得他父子相契處山僧
今日也要諸人共知莫分彼我彼我無殊困魚止灤病鳥棲蘆
逡巡不進泥中履爭得先生一卷書

西蜀鑿法師通大小乘佛照謝事居景德師問照曰禪家言
不根何也照曰汝習何經論曰諸經粗知頗通百法照曰祇如
昨日雨今日晴是其麼法中收師懵然照舉瓊和子擊曰莫道
禪家所言不根好師憤曰昨日雨今日晴畢竟是其麼法中收
照曰第二十四時分不相應法中收師恍悟即禮謝後歸蜀居
講會日以直道示徒不泥名相而衆多引去遂說偈罷講曰衆賣

五七一

五八

昭濟

廿二

七

華子獨賣松青青顏色不如紅筭來終不與時合歸去來子翠
靄中由是隱居二十年道俗追慕復命演法笑答偈曰道跡隱
高峰高峰又不容不如歸錦里依舊賣青松衆列拜悔過兩川
講者爭依之

泐潭準禪師法嗣

隆興府雲巖典牛天游禪師成都鄭氏子初試郡庠復往梓州
試二處皆與貢籍師不敢承竄名出關適會山谷道人西還因
見其風骨不凡議論超卓乃同舟而下竟往廬山投師剃髮不
改舊名首叅死心不契遂依湛堂於泐潭一日潭普說曰諸人
苦苦就準上座覓佛法遂拊膝曰會麼雪上加霜又拊膝曰若
也不會豈不見乾峰示衆曰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著落在等
二師間脫然頓悟出世雲蓋次遷雲巖嘗和忠道者牧牛頌曰
兩指天四足踏地拽繩更縛牧甚呆死張無盡見之甚詭示節

么恨 巖過廬山棲賢寺 翁意不欲納乃曰老老大大正是質
庫中典牛也師聞之述一偈而去曰質庫何曾解典牛抵緣價
重實難酬想君本領無多子畢竟難禁這一頭因蓋于武寧高
曰典牛終身不出塗毒見之已九十三矣上堂卓拄杖曰久雨
不晴割金烏飛在鐘樓角又卓一下曰猶在殼復卓曰下任衲
僧名過上堂馬祖一唱百丈蹉過臨濟小厮兒向糞埽堆頭拾
得一隻破草鞋胡唱亂唱師震聲唱曰喚作胡唱亂唱得麼上
堂象骨鞦韆能已盡玄沙斫牌伎亦窮還知麼火星入袴口事
出急家門上堂三百五百銅頭鐵額木笛橫吹誰來接拍時有
僧出師曰也是賊過後張弓上堂寶峰有一訣對衆分明說昨
夜三更前烏龜吞却鼈至節上堂巖運推移日南長至布衲不
洗無來換替大小玉泉無風浪起雲巖路見不平直下一鏈粉
碎遂高聲曰看脚下上堂舉梁山曰南來者與你三十棒北來
者與你三十棒然雖與麼未當宗乘後來琅琊和尚道梁山好
一片真金將作頑鐵賣却琅琊則不然南來者與你三十棒北
來者與你三十棒從教天下貶剝師拈曰一人能舒不能卷一
人能卷不能舒雲巖門下下任南來北來且恁麼過驀然洗面
摸著鼻頭却來與你三十上堂日可冷月可熱衆魔不能壞真
說作麼生是真說初三十一中九下七若信不及雲巖與汝道
破萬人齊指處一鴈落寒空病起上堂舉馬大師日面佛月面
佛後來東山演和尚頌曰影鬢女子畫蛾眉鸞鏡臺前語似癡
自說玉顏難比並却來架上著羅衣師曰東山老翁蒲口讚歎
則故是點檢將來未免有鄉情在雲巖又且不然打殺黃鶯兒
莫教枝上啼幾回驚妾夢不得到途西

潭州三角智堯禪師上堂提上定千鈞秤頭不立蠅箇中些子
嶺南能還有鶯鶯底麼直饒薦得也是第二月

隆興府九仙法清祖鑑禪師嚴陵人也嘗於池之天寧以伽黎覆頂而坐侍郎曹公開問曰上座仙鄉甚處曰嚴州曰與此問是同是別師拽伽黎下地揖曰官人曾到嚴州否曾問措師曰待官人到嚴州時却向官人道住後上堂曰萬柳千華暖日開一華端有一如來妙談不二虛空藏動著微言徧九垓笑哈哈且道笑箇甚麼笑覺苑脚跟不點地上堂舉睦州示衆曰汝等諸人未得箇入頭處須得箇入頭處既得箇入頭處不得忘却老僧明明向汝道尚自不會何況蓋覆將來師曰睦州恁麼道意在甚麼處其或未然聽覺苑下箇注脚張僧見王伴王伴叫張僧昨夜放牛處嶺上及前村溪西水不飲溪東草不吞教覺苑如何即得會麼不免與麼去遂以兩手按空下座僧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曰惺惺寂寂曰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曰寂

五十一

本集

廿一

寂惺惺曰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曰惺惺惺惺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曰寂寂寂寂曰學人今日買鐵得金去也師曰甚麼處得這話頭來喝半便切山名也

平江府覺海法因庵主郡之嶠山朱氏子年二十四披緇服進具遊方至東林謁慧真日舉靈雲悟道機語問之師擬對曰曰不是不是師忽有所契占偈曰巖上挑華開華從何處來靈雲纔一見回首舞三臺日曰子所見雖已入微然更著鞭當明大法師承教居廬阜三十年不與世接叢林尊之建炎中盜起江左順流東歸邑人結庵命居緇白繼踵問道嘗謂衆曰汝等飽持定力無憂晨炊而事干求也晚年放浪自若稱五松散人

龍牙言禪師法嗣

瑞州洞山擇言禪師僧問如何是十身調御投子下禪牀立未審音旨如何師曰脚跟下七穿八穴

文殊正禪師法嗣

常德府德山瓊禪師受請日上堂曰作家撥籠不肯任呼喚不回頭爲甚麼從東過西自代曰後五日看

智海清禪師法嗣

蘄州四祖仲宣禪師上堂諸佛出世爲一大事因緣祖師西來直指人心是佛凡聖本來不二迷悟豈有殊途非涅槃之可欣非死生之可厭但能一言了悟不起坐而即證無生一念回光不舉步而徧周沙界如斯要徑可曰宗門山僧既到這裏不可徒然乃舉拂子曰看看山河大地日月星辰若凡若聖是人是物盡在拂子頭上一毛端裏出入遊戲諸人還見麼設或更向這裏見得個儻分明更須知有向上一路試問諸人作麼生是向上一路良久曰六月長天降大雪三冬嶺上火雲飛

泉州乾峰圓慧禪師上堂達磨正宗衲僧巴鼻堪嘆迷者成羣

五字

五灯十八

臨濟

卅五

開眼瞌睡頭上是天脚下是地耳朶聞聲鼻孔出氣敢問雲堂之徒時中甚處安置還見麼可憐雙林傳大士却言祇這語是也

大滄瑤禪師法嗣

眉州中巖慧目蘊能禪師本郡呂氏子年二十二於村落一富室爲校書偶遊山寺見禪冊閱之似有得即裂冠圓具一鉢遊方首叅寶勝澄甫禪師所趣頗異至荆湖謁永安喜真如諾德山繪造詣益高迨抵大滄滄爲問上座桑梓何處師曰西川曰我聞西川有普賢菩薩示現是否師曰今日得瞻慈相曰白象何在師曰爪牙已具曰還會轉身麼師提坐具繞禪牀一匝滄曰不是這箇道理師趨出一日滄爲衆入室問僧黃巢不過後還有人亦得劍麼僧豎起拳滄曰菜刀子僧曰爭奈受用不盡滄唱出云師黃巢過後還有人亦得劍麼師亦豎起拳滄曰也祇

是菜刀。子師曰：殺得人，即休。遂近前攔剷，築之。爲曰：三十年弄馬騎，今日被驢子撲，後還蜀庵於舊址，應四衆之請，出住報恩上堂。龍濟道：萬法是心光，諳緣唯性曉，本無迷悟人。祇要今日了。師曰：旣無迷悟，箇甚麼。出上堂，舉雪峰一日普請般柴，中路見一僧，遂擲下一段柴，曰：一大藏教，祇說這箇。後來真如法道，一大藏教，不說這箇。據此二尊宿說話，是同是別。山僧則不然，豎起拂子，曰：提起則如是我聞，放下則信受奉行。室中問：崇真檀頭，如何是你空劫已前父母真領悟。曰：和尚且低聲，遂獻投機頌，曰：萬年倉裏曾飢饉，大海中住儘長渴。當初尋時尋不見，如今避時避不得。師爲印可。一日與黃提刑奕碁，次黃問：碁局之中，無一局同于著萬著，則故是如何。是那一著。師提起碁子，示之。黃佇思。師曰：不見道：從前十九路迷，殺幾多人。師住持三十餘載，凡說法，不許錄其語。臨終，書偈，趺坐而化。閻維時暴風忽起，煙所至處，皆兩設利道俗，斲其地，皆得之。心古不壞塔于本山。

懷安軍雲頂寶覺宗印禪師上堂。古者道識得堯子，周匝有餘。又道：識得堯子，天地懸殊。山僧總不恁麼，識得堯子，是甚麼閑家具。一日普說罷，師曰：諸子未要散去，更聽一頌。乃曰：四十九年一場熱，關八十七春。老漢獨弄誰，少誰多。一般作夢歸去來。兮梅梢雪重，言訖下座，倚杖而逝。

昭覺白禪師法嗣

成都府信相宗顯正覺禪師。潼川王氏子，少爲進士，有聲嘗畫掬溪水爲戲。至夜，思之，遂見水泠然，盈室欲汲之，不可。而塵埃自空，曰：吾世網裂矣。往依昭覺，得度，具滿分戒。後隨衆咨參，覺一問師：高高峰頂立，深深海底行。汝作麼生會。師於言下，頓悟。曰：釘殺脚跟也。覺拈起拂子，曰：這箇又作麼。一師一笑而出。

服勤七祀南遊至京師歷淮浙晚見五祖演和尚於海會前問
未_レ和_レ關_レ挨_レ子_レ難_レ過_レ趙_レ州_レ橋_レ趙_レ州_レ橋_レ即_レ不_レ問_レ如何_レ是_レ關_レ挨_レ子_レ祖_レ曰
汝_レ且_レ在_レ門_レ外_レ立_レ師_レ進_レ步_レ一_レ踏_レ而_レ退_レ祖_レ曰_レ詐_レ多_レ時_レ茶_レ飯_レ元_レ來_レ也_レ有
人_レ知_レ滋_レ味_レ明_レ日_レ入_レ室_レ祖_レ云_レ你_レ便_レ是_レ昨_レ日_レ問_レ話_レ底_レ僧_レ不_レ我_レ固_レ知_レ你
見_レ處_レ祇_レ是_レ未_レ過_レ得_レ白_レ雲_レ關_レ在_レ師_レ珍_レ重_レ便_レ出_レ時_レ圓_レ悟_レ爲_レ侍_レ者_レ師_レ以
白_レ雲_レ關_レ意_レ扣_レ之_レ悟_レ曰_レ你_レ但_レ直_レ下_レ會_レ取_レ師_レ笑_レ曰_レ我_レ不_レ是_レ不_レ會_レ祇_レ是
未_レ諳_レ待_レ見_レ這_レ老_レ漢_レ共_レ伊_レ理_レ會_レ一_レ上_レ明_レ日_レ祖_レ往_レ舒_レ城_レ師_レ與_レ悟_レ繼_レ往_レ
適_レ會_レ於_レ興_レ化_レ祖_レ問_レ師_レ記_レ得_レ曾_レ在_レ那_レ裏_レ相_レ見_レ來_レ師_レ曰_レ全_レ火_レ祇_レ候_レ祖
顧_レ悟_レ曰_レ這_レ漢_レ饒_レ舌_レ自_レ是_レ機_レ緣_レ相_レ契_レ遊_レ廬_レ阜_レ回_レ師_レ以_レ高_レ高_レ峰_レ頂_レ立_レ
深_レ深_レ海_レ底_レ行_レ所_レ得_レ之_レ語_レ告_レ五_レ祖_レ祖_レ曰_レ吾_レ嘗_レ以_レ此_レ事_レ詰_レ先_レ師_レ先_レ師
云_レ我_レ曾_レ問_レ遠_レ和_レ尚_レ遠_レ曰_レ貓_レ有_レ軟_レ血_レ之_レ功_レ虎_レ有_レ起_レ屍_レ之_レ德_レ非_レ和_レ遠_レ
本_レ源_レ不_レ能_レ到_レ也_レ師_レ給_レ侍_レ之_レ久_レ祖_レ鍾_レ愛_レ之_レ後_レ辭_レ西_レ歸_レ爲_レ小_レ叅_レ復_レ以
頌_レ送_レ曰_レ離_レ鄉_レ四_レ十_レ餘_レ年_レ一_レ時_レ忘_レ却_レ蜀_レ語_レ禪_レ人_レ回_レ到_レ成_レ都_レ切_レ須_レ記

取_レ魯_レ語_レ時_レ覺_レ尚_レ無_レ恙_レ師_レ再_レ侍_レ之_レ名_レ聲_レ藹_レ著_レ遂_レ出_レ往_レ長_レ松_レ遷_レ住_レ福
信_レ相_レ僧_レ問_レ三_レ世_レ諸_レ佛_レ六_レ代_レ祖_レ師_レ總_レ出_レ這_レ圈_レ禪_レ不_レ得_レ如_レ何_レ是_レ這_レ圈
禪_レ師_レ曰_レ井_レ欄_レ唇_レ上_レ堂_レ舉_レ仰_レ山_レ問_レ中_レ邑_レ如_レ何_レ是_レ佛_レ性_レ我_レ是_レ曰_レ我_レ與_レ
你_レ說_レ箇_レ譬_レ喻_レ汝_レ便_レ會_レ也_レ譬_レ如_レ一_レ室_レ有_レ六_レ窻_レ內_レ有_レ一_レ獼_レ猴_レ外_レ有_レ獼
猴_レ從_レ東_レ邊_レ喚_レ徃_レ徃_レ獼_レ猴_レ即_レ應_レ如_レ是_レ六_レ窻_レ俱_レ喚_レ俱_レ應_レ佛_レ乃_レ禮_レ拜_レ適
蒙_レ和_レ尚_レ指_レ示_レ某_レ有_レ箇_レ疑_レ處_レ邑_レ曰_レ你_レ有_レ甚_レ麼_レ疑_レ仰_レ曰_レ祇_レ如_レ內_レ獼_レ猴
睡_レ時_レ外_レ獼_レ猴_レ欲_レ與_レ相_レ見_レ又_レ作_レ麼_レ生_レ邑_レ下_レ禪_レ牀_レ執_レ仰_レ山_レ手_レ曰_レ徃_レ徃
與_レ你_レ相_レ見_レ了_レ師_レ曰_レ諸_レ人_レ要_レ見_レ二_レ老_レ麼_レ我_レ也_レ與_レ你_レ說_レ箇_レ譬_レ喻_レ中_レ邑
大_レ似_レ箇_レ金_レ師_レ仰_レ山_レ將_レ一_レ塊_レ金_レ來_レ使_レ金_レ師_レ酬_レ價_レ金_レ師_レ亦_レ盡_レ價_レ相_レ酬
臨_レ成_レ交_レ易_レ賣_レ金_レ底_レ更_レ與_レ貼_レ秤_レ金_レ師_レ雖_レ然_レ聞_レ喜_レ心_レ中_レ亦_レ免_レ偷_レ疑_レ何
故_レ若_レ非_レ細_レ作_レ定_レ是_レ賊_レ賊_レ便_レ下_レ座

道林一禪師法嗣

潭州大爲大圓智禪師四明人也上堂與_レ南_レ身_レ三_レ世_レ諸_レ佛_レ不

知有狸奴白牯却知有師曰三世諸佛既不知言狸奴白牯又
何曾夢見灼然須知向上有知有底人始得且作麼生是知有
底人喫官酒飲官酒官街當處死當處埋沙場無限英靈漢堆山積
嶽靈屍影

南嶽下十五世

上封秀禪師法嗣

文定公胡安國草庵居士字康侯父依上封得言外之旨崇寧
中過藥山有禪人舉南泉斬貓話問公公以偈答曰手握乾坤
殺活機縱橫施設在臨時滿堂鬼馬非龍象不用堂堂總不知
又寄上封有曰祝融峰似杜城天萬古江山在目前須信死心
元不死夜來秋月又同圓

上封才禪師法嗣

福州普賢元素禪師建寧人也上堂兵隨印轉三千里六絕

五十一

悟清

卅八

塵經逐符行二六時中淨裸裸不用鐵旗鐵鼓自然草屨風行
何須七縱七擒直得無思不服所謂大丈夫秉慧劍般若鋒芒
金剛焰非但能摧外道心早曾落却天魔膽正恁麼時且道之
將是甚麼人喝一喝上堂南泉道我十八上便解作活計囊無
繫蟻之絲厨之聚蠅之糝趙州道我十八上便解破家散宅南
頭買賤北頭賣貴點檢將來好與三十棒且放過一著何故曾
爲宕子偏憐客自愛貪身孟惜醉入上堂未開口時先分付擬思
量處隔千山莫言佛法無多子未透玄關也太難祇如玄關作
麼生透喝一喝

福州鼓山山堂偕洵禪師本郡阮氏子上堂黃檗三中六十棒
不會佛法的的大意却較些子大愚肋下築二拳便道黃檗佛
法無多子鈍置殺人須知有一人太棒蓋頭打他不回頭老拳
劈面槌他亦不顧且道是誰上堂朔風掃地卷黃葉門外千峰

凜寒色夜半烏龜帶雪飛石女谿邊皺瓦眉卓拄杖云大家在這裏且道天寒人寒喝一喝云歸堂去

福州鼓山別峰祖珍禪師與化林氏子僧問趙州遶禪牀一匝轉藏已竟此理如何師曰畫龍看頭畫蛇看尾曰波文子道比來請轉全藏爲甚麼祇轉得半藏此意又且如何師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曰未審甚麼處是轉半藏處師曰不是知音者徒勞話歲寒上堂桑牛須訪跡學道貴無心跡在牛還在無心道易尋豎起拂子曰這箇是跡牛在甚麼處直饒見得頭角分明鼻孔也在法石手裏上堂向上一路千聖不傳卓拄杖曰恁麼會得十萬八千畢竟如何挑紅李白薔薇紫問著春風總不知示衆云大道祇在目前要且目前難覩欲識大道真體不離聲色言語卓拄杖云這箇是聲豎起拄杖云這箇是色喚甚麼作大道真體直饒向這裏見得也是鄭州出曹門示衆若論此事如

五灯十八

卷九

卅九

人喫飯飽則便休若也不飽必有思食之心若也過飽又有傷心之患到這裏作麼生得恰好去良久云且歸巖下宿同看月明時

黃龍逢禪師法嗣

饒州薦福常庵擇崇禪師寧國府人也上堂舉僧問古德生死到來如何免得德曰柴鳴竹爆驚人耳僧曰不會德曰家犬聲擗夜不休師曰諸人要會麼柴鳴竹爆驚人耳大洋海底紅塵起家犬聲擗夜不休陸地行船三萬里堅牢地神笑呵呵須彌山王眼覷鼻把手東行却向西南山聲應北山裏千手大悲開眼看無量慈悲是誰底良久曰頭長脚短少喜多嗔上堂問待者曰還記得昨日因緣麼曰記不得復顧大衆曰還記得麼衆無對豎起拂子曰還記得麼良久曰也忘却了也二處不成一亦非有諸人不會方言露柱且莫開口以拂子敲禪牀下座

天寧卓禪師法嗣

慶元府育王無示介謚禪師温州張氏子謝知事上堂尺頭有寸鑑者猶稀秤尾無星且莫錯認若欲定古今輕重較佛祖短長但請於中著一隻眼果能一尺還他十寸八兩元是半斤自然內外和平家國無事山僧今日已是兩手分付汝等諸人還肯信受奉行也無尺量刀剪遍世間誌公不是閑和尚上堂文殊智普賢行多年曆日德山棒臨濟喝亂世英雄汝等諸人穿僧堂入佛殿還知嶮過鐵圍關麼勿然踏著釋迦頂額磕著聖僧額頭不免一場禍事上堂我若說有你有礙我若說無你為無礙我若橫說你又跨不過我若豎說你又跳不出若欲叢林平帖太家無事不如推倒育王且道育王如何推得倒去大衆曰著力著力復曰苦哉苦哉育王被人推倒了也還有路見不干拔劍相爲底麼若無山僧不免自倒自起擊拂子下座

五十一

臨濟

四十一

子

師性剛毅涖衆有苦法時以謚鐵面稱之

安吉州道場普明慧琳禪師福州人上堂有漏箭籬無漏木杓庭白牡丹檻紅芍藥因思九年面壁人到頭不識這一著且道作麼生是這一著以拄杖擊禪牀下座上堂一即多多即一毗盧頂上明如日也無一也無多現成公案沒請訛拈起舊來檀拍板明時共唱太平歌

安吉州道場無傳居慧禪師本郡吳氏子上堂鍾馗醉裏唱涼州小妹門前祇點頭巡海夜叉相見後大家拍手上高樓大衆若會得去鑊却天下人舌頭若會不得將謂老僧別有奇特上堂百尺竿頭弄影戲不唯瞞你又瞞天自笑平生岐路上投老歸來沒一錢上堂舉臨濟示衆曰一人在高高峰頂無出身之路一人在十字街頭亦無向背且道那箇在前那箇在後師曰更有二人不在高高峰頂亦不在十字街頭臨濟老漢因其不

知便下座

臨安府顯寧松堂圓智禪師上堂。蘆華白。蓼華紅。溪邊脩竹碧。煙籠閑雲抱幽石。玉露滴巖叢。昨夜烏龜變作鼈。今朝水牯悟圓通。

安吉州烏回啡庵良範禪師上堂。塵劫已前事。堂堂無背齒。動靜莫能諉。舒卷快如電。莫道凡不知。佛也觀不見。決定在何處。合取這兩片。薦不薦。更爲諸人通一線。良久曰。天下太平。皇風和扇。上堂舉僧問趙州。至道無難。唯嫌揀擇。是時人窠窟。否州曰。曾有人問老僧。直得五年分疎。不下。師召衆曰。趙州具頂門眼。向擊石火裏。分緇素。閃電光中。明縱奪。爲甚麼。却五年分疎不下。還委悉麼。易分雪裏粉。難辨墨中煤。

五十一

五打十八

信齊

四十一

合

來修學人。當依如是注。好事不如無。還知麼。除却華山陳處士。何人不帶是非行。參。

黃龍震禪師法嗣

常德府德山無諍慧初禪師。靜江府人也。上堂。顧視大衆曰。見麼。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在日月爲晦。爲朔。在四時爲寒。爲暑。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且道在衲僧分上。又作麼生。一擗。擗。擗。四大海。一拳。拳。倒須彌山。佛祖位中。留不住。又吹漁笛。洩羅灣。上堂。九月二十五。聚頭相共舉。瞎却正法眼。拈却雲門普德山。不曾說。這贏得村歌社舞。阿呵呵。避囉哩。遂作舞下座。

萬年一禪師法嗣

嘉興府報恩法常首座。開封人也。丞相薛居正之裔。宣和七年。依長沙益陽華嚴元軾下。髮徧依叢林。於首楞嚴經。深入義海。自湖湘至萬年。謁雪巢機契。命掌牋翰。後首衆報恩室中。住一

矮榻餘無長物。庚子九月中。語寺僧曰。一月後不復留此。十八
二十一。往方丈。謁飯。將曉。書漁父詞於壁。門就榻收足而逝。詞
曰。此事楞嚴嘗露布。梅華雪月交光處。一芙蓉。寥寥萬古風。既
語。迥然銀漢橫天宇。蝶夢南華方栩栩。斑斑誰跨。豐干虎。而今
忘却來時路。江山暮。天涯目送鴻飛去。

嶽山祖庵主法嗣

廬山延慶叔禪師。僧問。多子塔前共談何事。師曰。一回相見一
回老。能得幾時爲弟兄。僧禮拜。師曰。唐興今日失利。

勝因靜禪師法嗣

漣水軍萬壽夢庵普信禪師。上堂。殘雪既消盡。春風日漸多。若
將時節會佛法。又如何。且道時節因緣。與佛法道理。是同是別。
良久。曰。無影樹栽人。不見開華結果。自馨香。

平江府慧日默庵興道禪師。上堂。同雲欲雪未雪。愛日似暉不

暉寒雀啾啾。開籬落朔風。冽冽舞簾幃。要會韶陽親切句。今朝
覩面爲提撕。卓拄杖下座。

廣德軍光孝果愍禪師。常德桃源人。上堂。舉南泉斬猫兒。這
乃曰。南泉提起下刀誅。六臂修羅救得無。設使兩堂俱道得。也
應流血滿街衢。

雪峰需禪師法嗣

福州雪峰毬堂慧忠禪師。上堂。終日忙忙。那事無妨。作麼生是
那事。良久。曰。心不負人。面無慚色。

天童交禪師法嗣

慶元府蓬萊圓禪師。住山三十年。足不越閭道俗尊仰之。師有
偈曰。新縫紙被烘來暖。一覺安眠到五更。聞得上方鐘鼓動。入
添一月在浮生。

圓通長禪師法嗣

江州廬山圓通守慧冲真密印通慧禪師上堂但知今日復明日不覺前秋與後秋平步坦然歸故里。垂好月過滄洲唳不是苦心人不知。

隆興府黃龍道觀禪師上堂曰古人道眼色耳聲萬法成辦你諸人爲甚麼從朝至暮諸法不相到遂喝一喝曰牽牛入你鼻孔禍不入慎家之門。

左丞范冲居士字致虛由翰苑守豫章過圓通謁旻禪師茶罷曰某行將老矣墮在傘紫行中去此事稍遠通呼內翰公應喏通曰何遠之有公躍然曰乞師再垂指誨通曰此去洪都有四程公佇思通曰見即便見擬思即老公乃豁然有省。

樞密吳居厚居士擁節歸鍾陵謁圓通旻禪師曰某頃赴省言過此過趙州關因問前住訥老透關底事如何訥曰且去做官今不覺五十餘年旻曰曾明得透關底事麼公曰八次經過常

在此

然未甚脫洒

在是度扇與之

請使扇公即揮扇旻曰

甚不脫洒

處公忽有省曰便請末後句旻乃揮扇兩下公曰親切親切旻曰吉獠舌頭三千里

諫議彭汝霖居士手寫觀音經施圓通通拈起曰這箇是觀音經那箇是諫議經公曰此是某親寫通曰寫底是字那箇是經公笑曰却了不得也通曰即現宰官身而爲說法公曰人人有分通曰莫謗經姓公曰如何即是通舉經示之公拊掌大笑曰噯通曰又道了不得公禮拜

中丞盧航居士與圓通擁爐次公問諸家因緣不勞拈出直截一句請師指示通厲聲揖曰看火公急撥衣忽大悟謝曰灼然佛法無多子通喝曰放下著公應喏喏

左司都貺居士問圓通曰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當如何湊泊通曰全身入火聚公曰畢竟如何曉會通曰驀直去公沈

吟通曰可更喫茶麼公曰不必通曰何不恁麼會公契旨曰元來太近通曰十萬八千公占得曰不可是議是太火聚便恁麼去不離當處通曰喫猶有這箇在公曰乞師再垂指示通曰便恁麼去鎚是鐵鑄公頓首謝之

明招慧禪師法嗣

揚州石塔宣祕禮禪師僧問山河大地與自己是同是別師曰長亭涼夜月多爲客鋪舒曰謝師答話師曰網大難爲鳥綸稠始得魚僧作舞歸衆師曰長江爲硯墨頻寫斷交書一堂舉百丈野狐話乃曰不是翻濤手徒誇跨海鯨由基方撚鎚技上衆猿驚上堂至座前師擲一僧上法座僧惺惶欲起師遂指座曰這棚子若牽一頭驢上去他亦須就上何在汝諸人因甚麼却不肯以拄杖一時趕散顧待者曰嶮

浮山慧禪師法嗣

五十一

四十四

峨嵋巖徽禪師僧問文殊是七佛之師未審誰是文殊之師師曰金沙灘頭馬郎婦

祥符立禪師法嗣

湖南報慈淳禪師上堂曰青眸一瞬金色知歸授兵而來如下寶劍而今開張門戶各說異端可謂古路坦而荆棘生法眼正而還自翳孤負先聖埋沒已靈且道不埋沒不孤負正法眼藏如何吐露還有吐露得底麼出來吐露看如無擔取詩書歸舊隱野花啼鳥一般春

點燈作鳥
曰範語

雲巖游禪師法嗣

臨安府徑山塗壽智策禪師天台陳氏子幼依護國僧楚光落髮十九造國清謁寂室光灑然有省次謁大圓於明之萬壽庵問曰甚處來師曰天台來曰見智者大師麼師曰即今亦不少曰因甚在汝脚跟下師曰畫面蹉過圓曰上人不少耘而秀少扶

而直一日辭去圍送之門村師背曰寶所在近此城非寶師領
之往豫章謁典牛道由雲居風雪塞路坐閱四十二日年初版
聲鏗然豁爾太悟及造門典牛獨指師曰甚處見神見鬼來師
曰雲居聞版聲來牛曰是甚麼師曰打破虛空全無柄靶牛曰
向上事未在師曰東家暗坐西家廝罵牛曰斬然超出佛祖他
日起家一麟足矣住後上堂舉教中道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
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雖然恁麼正是捕得老鼠打破油
甕懷禪師道你眼在甚麼處雖則識破釋迦老子爭奈拉餽紙
指若是塗毒即不然色見聲求也不妨百華影裏繡鴛鴦自從
識得金針後一任風吹蒲袖香師將示寂陞座別眾囑門人以
文祭之師危坐傾聽至向饗為之一笑越兩日沐浴更衣集眾
說偈曰四大既分飛煙雲任意歸秋天霜夜月萬里轉光輝我
頃泊然而逝塔全身於東崗之麓

五打十八

五打十八

信相顯禪師法嗣

成都府金繩文禪師僧問如何是大道之源師曰黃河九曲曰
如何是不犯之令師曰鐵蛇鑽不入僧擬議師便打

南嶽下十六世

育王湛禪師法嗣

台州萬年心聞曇首禪師永嘉人住江心病起上堂維摩病說
盡道理龍翔病咳嗽不已咳嗽不已說盡道理說盡道理咳嗽
不已汝等諸文還識得其中意旨也未本是長江湊風冷却敦
露柱患頭風上堂一見便見八角磨盤空裏轉一得永得辰錦
朱砂如墨黑秋風吹渭水已落雲門三句裏落葉滿長安幾箇
而今被眼瞞豎拂子曰瞞得瞞不得總在萬年手裏還見麼華
頂月籠招手石斷橋水落捨身巖偈問百丈卷席意旨如何師
曰賊過後張弓四明太守以雪竇命師主之師辭以得曰菊籃

方喜得_得頭退鼓而今打未休莫把乳峰千丈雪重_重我_我一雙眸

慶元府天童慈航了朴禪師福州人上堂酷暑如焚不易禁炎
炎赫赫欲流金夜明簾外無人到靈木迢然轉綠陰上堂以雨
不晴半睡半醒可謂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
神念其吉凶遂喝曰住住內卦已成更求外象卓拄杖曰適來
擲得雷天太壯如今變作地火明夷上堂牛皮靴露柱露柱啾
啾叫燈籠佯不知虛明還自照殿脊老虫吻聞得呵呵笑三門
側耳聽就上打之遠譬如十日菊開徹阿誰要呵呵未必秋
香一夜衰鬪斗煎茶不同鉢室中問僧賊來須打客來須看
如三更夜半人面似賊賊面似人作麼生辨上堂觀音巖玲瓏
瓏瓏太白石丁丁東東西園菜蠟似不堪食東谷花發却無顏
紅且道是祖意教意途中受用世諦流布若辨不_不後知

五十八

五十八

五十八

五十八

飯桶若辨得出_出費禮拜蒸籠_{蒸籠}上堂德山入門便棒臨濟入
門便喝臨濟喝處德山棒頭耳聾德山棒時臨濟喝下眼瞎
然一搨一搯就中全生全殺遂喝一喝卓拄杖一下云敢問誰
人是生是殺良久云君子可八

南劍州西巖宗回禪師婺州人也父依無示深得法忍因寺僧
以茶禁聞有司吏捕知事師謂眾曰此事不直之則罪坐於我
若自直彼復得罪不忍為也令擊鼓陞座說偈曰縣吏追呼不
暫停爭如長往事分明從前有箇無生曲且喜今朝調已成言
訖而逝

高麗國坦然國師少嗣王位欽鄉宗乘因海商方景仁抵_抵明
錄無示語歸師閱之啟悟即棄位圓顯作書以語要及四威儀
偈令景仁呈無示示答曰佛祖出興於世無一法與父實使其
自信自悟自證自到具太知見如所見而說如所說而行山河

大地草木叢林相與證明其來又矣後復通嗣法其書略曰生
死海廣劫津因通得遇本分宗師以三要印子驗定其生實謂
盲龜值浮木孔耳

臨安府龍華無住本禪師廣德人也上堂舉雲明大師拈起胡
餅曰我稔供養兩浙人不供養向北人衆無語明自代曰天寒
日短兩人共一椀師曰韶陽老漢言中有響痛處著錐檢點將
來翻成毒藥諸人要會麼半在河南半河北一片虛疑似墨黑
冷地思量愁殺人叵耐雲門這老賊賊賊下座更不巡堂

道場琳禪師法嗣

臨江軍東山吉禪師因李朝請與錫籬林居之向公子謹謁之
遂問家賊惱人時如何師曰誰是家賊李豎起拳師曰賊身已
露李曰莫茶糊人好師曰賊證見在李無語師示以偈曰家賊
惱人孰奈何千聖回機祇爲他徧界徧空無影跡無心無住絕

五四

五幻十八

臨濟

十一

龍羅賊以猛乎雄兵收不得疑殺下老林和笑倒劍市古彌
勒休休不用將心以外求回頭瞥爾賊身露和賊捉獲世無傷
世無儔真可仰從茲不復誇伎倆怙怙安家樂業時萬象森羅
齊拈掌

道場慧禪師法嗣

臨安府靈隱懶庵道樞禪師吳興四安徐氏子初住何山次移
華藏隆興初詔居靈隱 孝宗皇帝召至內殿問禪道之要師
答以此事在陛下堂堂日用應機處本無知見起滅之勢聖凡
迷悟之別策護正念則與道相應情利物則業不能繫盡去沉
摯之病自忘問答之意矧今補處見在佛般若光明中何事不
成見邪 上爲之首肯數四師示衆曰仙人張果老騎驢穿市
過但聞蹄撥刺誰知是紙做後退尋君明教末安蘭言道造自適
有偈題于壁曰雪裏梅花春信息池中月色夜精神年來可是

無佳趣莫如家風也存似人淳熙丙申八月示微疾書俱而逝塔

于永安

禁方云切也

光孝慈禪師法嗣

廣德軍光孝悟初首座分座日示衆舉風幡話至仁者心動處乃曰祖師恁麼道賺殺一船人今時衲僧也不可恁麼會既不恁麼會畢竟作麼生良久曰六月好合誓切忌著鹽多

南嶽下十七世

萬年貫禪師法嗣

温州龍鳴在庵賢禪師上堂舉崇壽示衆曰識得堯子周匝有餘雲門道識得堯子天地懸殊師曰崇壽老漢坐殺天下人雲門大師徒殺天下人龍鳴則不然識得堯子四脚着地要坐便坐要起便起上堂與趙州勘婆話頌曰米雪佳人貌最奇常將玉笛吹吹曲曲無限花心動獨言東君筆一技

上

五竹

五竹

漳州大溪

禪師會稽人也上堂示衆曰霜空一弄水冷釋

四老子無處藏身東籬補西廡種著不空見甚薩謨示念佛三昧也甚奇怪却向道金色光明雲叅退喫茶去上堂老胡開一條路甚生徑直抵去歇即菩提性淨明心不從又得後人不得其門一向奔馳南北往復東西極歲窮年無箇歇處諸人還歇得麼休休上堂舉晦堂和尚一日問僧甚處來曰南雄州堂曰出來作甚麼曰尋訪尊宿堂曰不如歸鄉好曰未審和尚令某歸鄉意旨如何堂曰鄉里三錢買一片魚鮓如手掌大師曰寧可碎身如微塵終不瞎箇師僧眼晦堂較此子有般漢便道熟處難忘有甚甚語處上堂舉劉賓國王問師子尊者蘊空公案師頌曰尊者何曾得蘊空劉賓徒目斬春風桃花雨後已零落染得一溪流水紅

五燈會元卷第十

珠玉切也

